

性

与文本政治：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

(第二版) (挪威) 托莉·莫伊 著

(Toril Moi)

卢婧洁 杨笛 译

●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贻芳译丛

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2nd edition

性与文本政治：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

(第二版) (挪威) 托莉·莫伊 著

(Toril Moi)

卢靖洁 杨笛 译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与文本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二版)/(挪)托莉·莫伊(Toril Moi)著;卢婧洁,杨笛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7.6

(贻芳译丛)

ISBN 978-7-5499-6577-9

I. ①性… II. ①托… ②卢… ③杨… III. ①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世界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1236 号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 书 名 性与文本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二版)
著 者 (挪威)托莉·莫伊(Toril Moi)
译 者 卢婧洁 杨 笛
责任编辑 孙兴春 韩宇新
装帧设计 李广珩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电话:025-68037410)
厂 址 江苏省南京市新港经济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6577-9
定 价 44.00 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cbs.tmall.com>
公 众 号 苏教服务(微信号:jsfhjyfw)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025-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前言

这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著作,我相信,也是首次用英语出版的对此领域的全面性介绍,既是为广大读者也是为文学专业的学生而作。^①我的目标在于通过具体翔实地论述两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介绍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两大主要研究流派,即英美派和法国派。尽管我希望能对该领域内的各主要发展趋势给予精确、全面的说明,但本书的意图并不在于全面介绍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至今出版的数量巨大的女权主义批评研究著作,也非概述从女权主义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

① 在肯·鲁斯文(Ken Ruthven)出版《女权主义文学研究》(*Feminist Literary Studies*)的几个月前我写下了这句话。鲁斯文的这部作品声称是“首部全面概述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导理论及其后续批评实践之作”。尽管我很高兴能够证明他的这本书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领域的第一部长篇综述,但是我也认为我并不需要改变我开篇的这句话,尤其是因为我从未将综述女权主义实用批评作为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女权主义文学研究》是以从事英国文学研究的学者的角度探讨女权主义批评领域。这一研究方法似乎妨碍了鲁斯文讨论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因此他的书无法被称为一部全面深入探讨今日女权主义理论问题的作品。

我对于鲁斯文的研究存有异议的首要原因不是在于这部作品是出自男性之手:我同意他的观点,即原则上来说,男性可以成为女权主义批评家,但我并不同意他太过草率地不予考虑他们为何不试图在今日这一特定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原因。我也反对以下这一观点,即在对女权主义理论进行理性批评时,男性相对于女性应该具有一些优势:“在某些方面,男性相较于女性更易于反对女权主义批评中更为荒谬的表现”,鲁斯文认为,“因为激进女权主义带有威胁性的言辞把那些严厉批评女权主义话语的女性定名为相当于黑人分离主义言辞中的‘笨蛋白黑鬼’的人”(14)。

但是女权主义者们完全有能力调解她们自己内部的争辩,无须雇佣男性自由主义者来代表她们进行严词批评?

然而,《女权主义文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它试图将女权主义批评话语去政治化的做法。在鲁斯文看来,女权主义批评存在的目的在于“使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生产的所有话语中的迄今仍不可见的‘社会性别’要素成为可见”(24)。与鲁斯文观点相反,这并不一定是一个女权主义行动;这也可能只是父权制侵略行为的一个例证。他的定义会使“你这样说因为你是个女人”成为彻底的女权主义的一句话。我的观点很简单,即只有一个女权主义批评和理论的政治性定义才能使我们有能力分析女权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对这一或相似的论述使用间的差异。

的各类解读或阐释。本书关注的重点在于讨论女权主义批判实践中使用的方法、原则和政治。

女权主义批评的重要原则之一在于任何陈述都不可能完全中立。因此，我自身对女权主义领域的呈现具有鲜明的批判性。我在争辩中采取的立场通常会导致我与其他女权主义者意见相左，这使我看起来容易因与其他女性不够团结而遭到指责。女权主义者究竟是否应该相互批判？如果正如我所认为，今天的女权主义批评确实因为缺乏针对其方法论和理论选择的政治意蕴的具有批判性的辩论而遭到扼制，那么之前那个问题的答案无疑会是绝对的肯定。对于阵营内争辩的压制正是女权主义者一直反对的男性左派政治的显著特征。让姐妹情谊的观念扼制我们不同政治观念的讨论，这对女权主义斗争绝非是一个具有建设性的提议。当西蒙娜·德·波伏娃被问到人们是否应该像批判男性一样严厉地批判女性时，她答道：“我认为人们应该能够说，‘不，不，那没有用！写些别的东西，试试做到更好。为你们自己设立更高的目标！不要局限于做一个女人’。”（《今日的西蒙娜·德·波伏娃》，117）

女权主义批评的首要目标一直以来都具有政治性：它力图揭露父权制的伎俩，而非使之永存。因此我一直试图将本人对于其他女权主义者理论立场的批判设定在女权主义政治的视域之内；毕竟我们作为女权主义者首先必须能在这片领域中为我们的工作取得合法性。具有建设性的批判还是应当指明其言说的立场；只是标榜自己是以女权主义者身份言说并不足以承担那份责任。如同其他许多女权主义学者，我只是以一名在男性统治的职业领域中稍有立足之地的女性的身份在言说。同时我也在作为一个在英国教授法国文学的挪威人，一个身处法国和英语语系世界中的异乡客，因此也是一名用外语写作一些自己都身处其边缘的内容的女性的身份在言说。当然任何形式的边缘化都是相对的。我也在以一个受西方主流思想训练的欧洲白人的身份在言说，这正是为何我认为由欧洲大陆和英美女权主义提出的议题对于我自身批判和政治实践仍然至关重要。

最后一点：术语“英美”和“法国”不能单纯用来作为国家的分界，它们并非被用来标明评论家的出生地，而是他们研究工作所处的知识传统。因此我没有将许多深受法国思想影响的英美女性当做“英美”批评家来看待。

在此我要感谢剑桥大学克莱尔学堂授予我 1981~1982 年度汉布罗奖学金，尽管我事实上并没有在那里进行本书的写作，但在剑桥的那一年给予我时间去思考本书中提出的许多议题。凯特·贝尔西积极有力的支持推动本项目迈出了第一步。同时我也要感谢 1983 年夏天我的澳大利亚观众提出的诸多极具启发性的回应：他们给予我当时急需的鼓励和自信。我还要感谢佩妮·布梅拉、劳拉·布朗、特里·伊格尔顿和我的编辑特伦斯·霍克斯给予我建设性意见。

玛格丽特夫人学堂
牛津

说 明

《谁畏惧弗吉尼亚·伍尔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一文曾发表在 1985 年《加拿大社会和政治理论期刊》(*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第 9 册冬/春卷,1~2 页,与本书收录内容略有不同。

本书的第三章、第四章以及第八章的部分内容曾出现在论文《性与文本政治》(*“Sexual/textual politics”*)当中。该文被收录在弗朗西斯·巴克等主编的《理论的政治学——艾塞克斯文学社会学研讨会论文集》(*The Politics of Theory. Proceedings of the Essex Conference o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的第 1~14 页。该论文集已于 1982 年 7 月由艾塞克斯大学出版。

目 录

前言 / 1

说明 / 1

导言 谁畏惧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伍尔夫的女权主义解读 / 1

对伍尔夫的否定 / 1

从女权主义政治中拯救伍尔夫：一些另类的解读 / 8

第一篇 英美女权主义批评

第一章 两部女权主义经典 / 21

凯特·米利特 / 24

玛丽·埃尔曼 / 30

第二章 “女性形象”批评 / 40

第三章 女性书写与书写女性 / 47

走向女性中心的视角 / 47

“文学女性” / 50

“她们自己的文学” / 52

“阁楼里的疯女人” / 53

第四章 理论思考 / 66

安妮特·科洛德尼 / 66

伊莱恩·肖沃尔特 / 71

迈拉·杰伦 / 75

第二篇 法国女权主义理论

第五章 从西蒙娜·德·波伏娃到拉克·拉康 / 87

西蒙娜·德·波伏娃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 87

1968年后的法国女权主义 / 91

拉克·拉康 / 95

第六章 埃莱娜·西苏:一个想象的乌托邦 / 98

父权制的二元思维 / 100

差异 / 102

女性书写:1) 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双性气质 / 104

礼物与专有 / 106

女性书写:2) 来源与声音 / 110

想象的矛盾 / 115

权力、意识形态、政治 / 117

第七章 父权制的反思:露西·伊里加蕾的镜子 / 122

内视镜 / 124

思考(观视映照)与模仿主义 / 126

弗洛伊德 / 127

神秘主义 / 131

无法改变的同一逻辑 / 132

女性话语:白痴讲述的故事? / 137

唯心主义与非历史主义 / 141

第八章 边缘性与颠覆: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 143

异乡女人 / 143

克里斯蒂娃与英美女权主义语言学 / 144

语言使用中的性别差异 / 146

语言中的性别歧视 / 149

语言、女性气质、革命 / 153

语言的习得 / 153

作为边缘性的女性气质 / 155

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 / 159

后记：政治与理论，过去到现在 / 165

参考文献 / 179

导言

谁畏惧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伍尔夫的女权主义解读

粗略来看，对本章节题目所提出的问题，其答案似乎是：诸多女权主义批评家，许多男性批评家若认为伍尔夫只不过是一个轻浮的波希米亚人或一个无关痛痒的布卢姆茨伯里派唯美主义者，这并不会令人感到讶异。然而，她那些英美女权主义后辈们对这位伟大的女权主义作家的排斥，则需要进一步解释。比如，著名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她就通过套用并改写伍尔夫作品的标题来表明她背离伍尔夫的微妙倾向。在肖沃尔特的笔下，《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变成了《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似乎有意表明她与自己在作品中细心发掘的女性作家传统之间保有一定疑问的距离。

在本章中，首先，我将研究一些来自女权主义者们对伍尔夫的负面回应。我将以肖沃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论述伍尔夫的章节为例。她在其中使用了颇长的篇幅针对伍尔夫进行了严密的论述。接着，我将提几点想法，希望能促成一种不同的、更为正面积极的关于伍尔夫的女权主义阅读。最后我将总结女权主义者对伍尔夫作品回应中的一些显著特征。希望此论述能够揭示女权主义批判性阅读与渗透其中却常常不自觉的理论和政治假设之间的关系。

对伍尔夫的否定

肖沃尔特在其分析伍尔夫的那一章中，用了很大的篇幅研究伍尔夫的个人传记性和讨论《一间自己的房间》。她的章节题目《弗吉尼亚·伍尔夫和逃向双性同

体》，展示了她处理伍尔夫的文本的方式。肖沃尔特将“双性同体”这一概念界定为“是对于一种情感范畴的完全平衡与掌控，这一范畴既包含了男性也包含了女性的要素”(263)。她竭力证明，“双性同体”对伍尔夫来说，是一个“迷思(神化)，帮助她逃避直面自己的痛苦的女性本质并使她可以遏制她的愤怒和野性”(264)。对肖沃尔特来说，伍尔夫对女权主义所犯的最大罪责是“即使是在表现女权主义冲突的时刻，伍尔夫仍想要超越它。她对经验的渴望事实上是希望忘却经验”(282)。伍尔夫坚持伟大的作家都有双性同体的特质，这在肖沃尔特看来，这种坚持正是她对于“焦虑不安的女权主义”(282)的逃离。而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肖沃尔特认为她找到了伍尔夫的这种逃避。

在对这篇文章的讨论中，肖沃尔特一开始就声称：

这本书在文本和结构上最令人瞩目的是，它自始至终都引人入胜，戏谑幽默，以及它那会话式的表象……《一间自己的房间》所用的技巧与伍尔夫的小说中所用的技巧相仿，尤其是写于同时期的小说《奥兰多》(Orlando)：反复、夸张、戏仿、奇想以及多重叙事视角。另一方面，撇除表面那些自发性和亲密性的幻象，《一间自己的房间》其实是一本非常没有人情味、充满自我防御的书。(282)

在这里，肖沃尔特给我们制造了这样的印象：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对“反复、夸张、戏仿、奇想以及多重叙事视角”的使用仅仅促成了一种“引人入胜的魅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分散了人们对于伍尔夫想要通过文章传达的信息的注意。她接着批评《房间》的无人格性。这种无人格性来源于伍尔夫使用了许多不同人格面貌作为“我”发声，导致主体位置频繁反复地转移和变化，使得批评家不得不应付一个视角多样性的难题，而找不到一个单独统一的立场。此外，伍尔夫拒绝将自身的体验充分清楚地揭示出来，反而在文本中坚持掩盖和戏仿它，迫使肖沃尔特不得不向我们指出“弗汉姆学院(Fernham)”实际上就是“纽汉姆学院(Newnham College)”，而“牛桥(Oxbridge)”就是“剑桥”，等等。

由这些技巧建立起来的持续不断的转换和多重的视角显而易见地惹恼了肖

沃尔特，使得她给出了这样的结论，“整本书都是在用这种方式揶揄、撩拨躲闪和逃避；伍尔夫玩弄着她的读者，拒绝表现完全的严肃，否认任何真挚的或颠覆性的意图”（284）。对于肖沃尔特来说，唯一可以让一个女权主义者正确阅读这本书的方式是坚持“与它的那些叙事策略保持距离”（285）；如果她能做到这一点，她就会发现，《房间》根本不是一部特别具有解放性的文本：

如果我们能将《一间自己的房间》视为女性唯美主义文学史中的一份文献，并与其叙事策略保持距离，就会发现，双性同体以及私人房间的概念并不像它们乍看之下那样解放或明显。它们有着一个阴暗面，属于放逐与阉割的层面。（285）

在肖沃尔特看来，伍尔夫的写作一直规避着批评者视角，拒绝被固着在一个统一的视觉角度。这种难以琢磨被诠释为一种对真正的女权主义即“愤怒且疏离”的心态的否定（287），以及一种对于布卢姆茨伯里派“将政治与艺术分离”理念的贯彻（288）。在肖沃尔特看来，这种分离在伍尔夫“避免描述她自己的经历”这一事实中显而易见（294）。而正因为这种规避，伍尔夫无法真正创造出忠实的女权主义作品，由此，肖沃尔特很自然地给出结论，《三枚旧金币》和《房间》同样也成了女权主义文本。

我自身的观点是，与《房间》的叙事策略保持距离等同于没有阅读这篇文章，而肖沃尔特对于作品展现出的不耐更多是在针对它的文本形式和文体特征，而不是她所说的从其内容中推导出来的观点。为了更充分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先仔细了解一下在肖沃尔特的章节中涉及的关于审美旨趣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假设。

肖沃尔特并没有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清楚地表明她自己的理论框架。但是，从我们现在所知的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她认为文本应该反映作者的经历，而读者所感受到的它所反映的经历越真实，文本的价值就越大。在肖沃尔特看来，伍尔夫的作品无法将任何直接经验传递给读者。这主要是因为伍尔夫作为一个上层社会女性，缺少作为一个合格的优秀女权主义作家所必需的负面经历。这

在《三枚旧金币》中尤为明显，肖沃尔特认为：

这里，伍尔夫暴露出了自己与主流的女性经历的疏离。许多人因她的书中的阶级假设和政治上的天真而愤怒。更甚者，伍尔夫根本无法理解那些她所希望激励的女性们的日常生活；像她一贯的那样，她反抗那些她从未亲身知晓的女性经验，又回避描述她自己的经历。（294）

为了证实以上观点，肖沃尔特引用了利馥丝（Q. D. Leavis 也翻作利维斯）在《细察》（*Scrutiny*）上发表的那篇“残酷且精确的评论”：“利馥丝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女性经验这一问题，并明确表示，在她看来，伍尔夫对此一窍不通。”（295）

自此，肖沃尔特明确地将有效的女权主义作品定义为能强有力地表现在特定社会框架中的个人经历的作品。根据这样的定义，伍尔夫的文章也不能非常政治化。事实上，肖沃尔特此处的立场非常偏向通常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或资产阶级（布尔乔亚）现实主义的写作模式，这妨碍了她真正认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代主义价值。在肖沃尔特关于伍尔夫的章节中，唯一且间接提到的重要文学理论家只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296），而这并非偶然。鉴于肖沃尔特自己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这种结盟可能会让一些读者感到好奇。但事实上，卢卡奇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捍卫者，并视其为叙事方式的极致顶峰。在他看来，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样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们，成功地再现了在社会情境中的人类生活的总和，由此也就再现了历史的根本真理：“人类不断向上的进化”（卢卡奇，3）。卢卡奇自称为“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他认为“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目标是重建人类的完整人格并将它从阶级社会的扭曲和分裂中解放出来”（5）。他将那些艺术中的伟大经典传统解读为在艺术领域之外根本无法实现的历史条件之下，人类维持这一完整人（total human being）的典范的企图。

在艺术中，不论是作为私密个人这一面还是公共市民这一面，在人类主体的再现中都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客观性。而这一程度只能通过再现的“类型”^①

① 译者注：凡原文中用斜体强调处，在译文中现用着重号标明。

(types)来维持。卢卡奇认为类型是“一种特殊的混合体，不论是在角色还是环境上，它都将普遍与特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6)。他坚持“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高于其他任何艺术形式：

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将人和社会描绘为完整的实体，而不仅仅是从它们各自的角度来展示其中的一方。以此为衡量标准，由完全的自省或彻底的外倾决定的艺术潮流都会使现实变得贫瘠，并扭曲现实。所以，现实主义意味着赋予角色和人类关系以独立生命的三维性和。(6)

根据这一艺术观点，对卢卡奇来说，任何“将完整人类人格在公共或私人领域分割开来”表现的艺术都是“对人的本质的损毁”(9)。由此，不难看出，卢卡奇美学的这一方面对不少女权主义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帕特里西亚·斯塔布斯(Patricia Stubbs)对于1880~1920年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的所有作品的主要批评在于它们缺乏对女性的私人生活和工作生活的总体的再现。斯塔布斯附和肖沃尔特对于伍尔夫作品的异议，认为伍尔夫的作品中“在创造女性新楷模、新形象这方面，并没有连贯一致性的意图”，并且“这种无法将她的女权主义贯穿其作品的情况，看上去，多少是出于她的美学理念”(231)。但是，这种对于新的、写实的女性形象的需求想当然地认为女权主义作家必定从一开始就想要使用现实主义虚构形式。因此，斯塔布斯和肖沃尔特反对，伍尔夫所具有的一种将所有东西都掩盖在“主观视角的迷雾”中的倾向(斯塔布斯，231)。在批判伍尔夫的过程中，她们也危险地附和着卢卡奇的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即认为现代主义写作具有“反动”的本质。卢卡奇认为，现代主义意味着一种极致碎片化的、主观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心理主义的形式，这正是在资本主义中受压迫被剥削的人类主体的典型特征。^①对他来说，不论是未来主义还是超现实主义，乔伊斯(Joyce)或普鲁斯特(Proust)

^① 安娜·库姆布斯(Anna Coombes)在对《波浪》的阅读中，对于现代主义的破碎的、主观性网状结构，显示了一种真正卢卡奇式的厌恶，正如她曾写道：“我写作此文时的难题就是想将一个极力排斥政治与历史内容的话语政治化。当这一想法无法实现时，就只能油腔滑调地美化那些无法‘现实’整合的内容。”(238)

都是反人道主义者尼采的堕落的、退化的后代，而他们的艺术也因此极易为法西斯主义所利用。卢卡奇认为，只有坚定不移地信仰人道主义价值观的艺术才可能成为对抗法西斯的有效武器。正是这种对于总体化、人道主义审美的强调使得卢卡奇直到1938年仍声称，20世纪第一阶段的伟大作家毋庸置疑就是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以及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兄弟二人。

当然，肖沃尔特并不像卢卡奇那样是个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尽管如此，在她的文学批评中仍可发现强烈且无疑的对自由个人主义式（Liberal-individualist）的传统资本主义（布尔乔亚）人道主义价值观的信仰，而非对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价值观的信仰。在卢卡奇看来“全人（whole person）”的和谐发展是被资本主义强加的不人道的社会环境所阻碍和挫败的地方，肖沃尔特调查的是父权制社会的性别歧视对女性潜力的全面压制。当然，对于女性在父权制之下，在通往完整和谐的人的发展之路上所遇到的特殊问题，卢卡奇并没有任何兴趣去关注。无疑，他天真地认为，一旦共产主义被建立起来，所有人，包括女性，都将获得自由。然而，同样，肖沃尔特在她的批评中对于反抗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必要性也没有任何研究兴趣。她对于政治艺术的需求的坚持仅限于反抗性别歧视。因此，她并不称赞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三枚旧金币》中针对性别歧视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关系的极为原创性的详细理论说明，也不认可伍尔夫在这部作品中将女权主义与和平主义相关联的尝试。对此，她仅仅这样评论：

《三枚旧金币》让人觉得很虚假。它的语言总是显得空洞、口号化且充满陈词滥调；那些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显得非常有趣的反复、夸张以及修辞问题的文体把戏，在此已变得使人不悦且歇斯底里了。（295）

肖沃尔特的传统人道主义显露得非常明显，她先是批评伍尔夫太过主观、消极，指责她想通过接受双性同体这一理念来逃避其作为女性的社会性别身份。而在之后的文学批评著作中，肖沃尔特又斥责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将“女性自我”消融在一个更大的集体意识中。这就更进一步体现了其传统人道主义的

价值(311)。这两个作家有着相似的缺陷：两者以不同的方式同样否定了个体的一个基本需求，即接受一个统一的、完整的自我身份认同。伍尔夫和莱辛都彻底地动摇了统一的自我(unitary self)的观念，而这正是西方男性人道主义的核心概念，对肖沃尔特的女权主义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概念。

斯塔布斯和肖沃尔特所间接拥护的卢卡奇理论认为，政治大约就是以正确的现实主义形式再现正确的内容。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斯塔布斯眼中是不成功的，因为她没能给出一幅“女性真实的画卷”，一幅能同时强调女性私人与公共两面的画卷。肖沃尔特则以她的立场谴责伍尔夫，认为她对于“[女性的经验]造就了[女性的]强大力量的方式”缺乏敏感性(285)。在这些批评中没有言明的假设是：好的女权主义小说应该展现读者能认同的强大的女性的真实面貌。确实，玛西娅·赫丽(Marcia Holly)在其题为《意识与本真性：走向女权主义美学》的文章中推崇的正是这一点，即新女权主义美学最好脱离“形式主义批评而坚持以本真性作为评价的标准”(4)。赫丽同样引用卢卡奇的话，认为作为女权主义者：

我们追求一个真正的革命艺术。当然，一个具有人道主义并因此负有革命性的作品并不一定有与女权主义相关的内容。革命的艺术是要根除关于人类境况的基本要素而非延续错误的意识形态。(42)

对于赫丽来说，这种普世化的人道主义审美直接导致在文学中追求再现强大坚定的女性，而这种追求会让人联想到1934年召开的苏联作家大会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诉求。我们现在大概也只是从需要坚强、快乐的拖拉机手和工厂工人，转向需要坚强、快乐的女拖拉机手。赫丽认为，“现实主义，首先需要的就是对那些作品无法逾越的问题(情感、动机、冲突)有一个连贯一致的(无自相矛盾的)认知”(42)。我们再次遭遇了肖沃尔特式的观点，即要求一个统一的视角，对伍尔夫使用流动的、多元的视角表示恼怒，拒绝将自己认同于其文本中任何一个“我”；论证已经兜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像肖沃尔特以及赫丽这样的女权主义者没能理解的是，她们所代表的传统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其核心正是那个天衣无缝、完整统